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十五

宋　王溥　撰

廟議上

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秘書監顔師古議曰臣究

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别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廣大别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毁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别安神主有乖先㫖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哀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正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

帝武氏伏尋昔居后寵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

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㒯政體復題帝名若使

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神堯皇帝之廟也父

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可得

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

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遙請開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

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顔真卿以元

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云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

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

其人不居盖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阼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于是祧元皇帝

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于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徧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凡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别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

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黄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

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
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後立極
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
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至高宗
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
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
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于遷毀太常博

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

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諭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後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

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吕后專權産禄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黄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

祧之後則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
準禮合遷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
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先是
令有司今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
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名吏將武問之武對曰
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
母后簒奪神器潛移其後頼張柬之同謀國祚再復此
蓋同于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

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
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
為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
中宗廟則五王永絶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
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
禘祫年毀廟之主並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
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

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亂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决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典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

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故自始巳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巳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于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

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其日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辟今夾辟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辟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于夾室北辟之中今請於夾室北辟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

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于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乃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脩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

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禮時謂不
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
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
宫元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叅考經義不
合祔享至于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
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勑付所司太常博
士王彦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
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名誥之說實有祭告酆廟洛廟

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祭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考輿自神龍復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歷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之經今按条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神主合藏於

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

興聖懿祖別廟今先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先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于太廟夾室奉迎先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行師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則兩都宗廟合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别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時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變而正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

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咸多同丞郎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

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

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十五

唐會要卷十六

宋 王溥 撰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茍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

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
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為孝文皇帝廟奏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
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
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
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
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
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

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强愎締交髖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貞元德宗承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弈碁憲宗攄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及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

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者臣等敢遵古典請憲
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表奏留中不出其年
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
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
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
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
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壼莫偕
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誕祚于後昆

思廣詒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盡宣中外咸使明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脩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彦威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

即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脩繕

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六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

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穆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毁宜遷諸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
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
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況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

告之理今與禮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宫内空閑之地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

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冦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東廟惟新即須室别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别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主几筵如何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

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是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于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為欲修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臣以為廟不可

修主宜藏瘞或就塗於㙁室或瘞於兩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瓌等評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証據未一則難建立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叅酌禮經

禮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改都必先宗廟社稷况成周受命始都於豐武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歳於新邑策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曽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

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地為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宫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耑于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立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

亦有所遵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考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虚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虚主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虚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陳于東廟且禮云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昔漢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宜皆祔但所都之國見

享之廟既無虚室則協道經議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宫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

置于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顔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

伏以六主神位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為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正而根乎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不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

所宜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宫所藏之主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者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

其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于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盖縁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德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鑒其本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

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别今東都建廟作

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十載詔曰須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先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並散亡不可拘

以例也或曰瘞主之瘞請在太微宫者謹按天寶二年勑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縁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宫所既與此勑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宫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宫而宗廟必設東都

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汎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証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搉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

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期與合食之期相會不逢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謂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便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

瘞栗主作桑主瘞桑主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
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
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為築發
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
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
四邑惟郿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
之主乎執此而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瘞之瘞何
以在於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

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主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所在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相質正前賫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于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

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未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瘞之豈不以事雖出于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宫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瘞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虚是則馬融李周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
四十年間惟郿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
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
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
禮遇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常非有司之事也
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
凡不修之証畧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
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

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
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立欲立廟
是違立廟因遷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
有其舉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建之是
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
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
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
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

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竊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

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此事時已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

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乖禮文豈惟受責于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

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
廟豈無都號太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
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
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
載新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
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大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

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而定論言苟不經
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
文任以史証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
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
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迄今
稱咏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
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

舜孔子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
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皐夔之古道法周孔之
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
曰夫宗廟之設原于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
因遷都更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
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舉之
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

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
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
祧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人無
虛議如修復以候時巡又時巡惟載主備在方策可得
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
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
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卭
明修春秋懲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

臣名君于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
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郡地
有壇社宫闕欲議構葺似是無妨此則酌于意懷非曰
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
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别
立廟之文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輔嗣知幾賈
生達識才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
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

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

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登位復詔東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太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祭使及宗正寺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

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乃制修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次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為位請接德明

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傳等所報即當
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
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
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
奏獻祖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
十七日縁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羣饗之年準
貞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準貞
元勅各于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

者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于後遍檢圖籍實見殊差遂敢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玫李僅檢討官王皡修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帝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

改祀不虛臣等伏乞即埀勑詔其禮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升代宗已下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黄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叢與儒者

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
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
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
時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臣乂禮部員外郎袁皓建
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
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
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

人奏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伺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十七

宋　王溥　撰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

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祀並請依舊詔從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

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常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

政享之與宴猶莫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

儉豈可舍先王之道以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作之義聖賢所重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尊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

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齍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之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玄罇犧象靡不畢登于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夫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

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于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義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后

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神如在無或簡怠增嚴虔誠其盡貢珍羞或及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畧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于登登古器也若夫和羹則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于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

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加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
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
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
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貢獻以爵貴
其小也若大而踰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
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后草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
詳今式據文而行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云生
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

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又曰大羮不致粢盛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垂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僅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貞觀之後禮法刋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

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於園陵愚忝典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户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叅軍劉秩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故宰臣具沔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于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㯻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歷元年七月五日

勑南郊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别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别造不得效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于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名宰臣宋璟蘇頲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不可巡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

上又名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壞尚不免摧木朽而崩偶與行期相會不為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陛下為關中不熟所以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修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太廟毁壞即是先祖見變後宫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

後量宜减損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
太廟其材木本是苻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
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
安城即造此廟元非苻堅宇文氏所作况我國家及隋
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
太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
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絀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
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

災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誡十月七日伊闕縣
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毁此乃躋
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
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
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又按五行志
書僖公雖兄嘗為閔公臣臣居君上是為失禮遂致太
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况弟臣於兄豈可

躋弟於兄上邪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即太廟毁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見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别室告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令令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

同耶昔太室壞今太廟毁變豈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别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二十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使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即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别室是黡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毁壞由此言之天降

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名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正節馮宗蘓等獻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親無兄弟之義矣殷紀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四并祖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

次為君若以為代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溢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闕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之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亡伯考伯祖下繫亡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焉斯

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别立廟不必繼之七代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縁景帝絶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熈元年告謚世祖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壊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衰而不言

魯晉之災引以為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一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肖嗣不明何以示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湯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代不毀之廟别立寢廟永以寧神歲時烝嘗與

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哀晉之朝比聖明之代言偽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蘓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

不置遂以平子為鄜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至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原嗣又陷沒於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初肅宗將復宫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工部尚書顔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宫焚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盗焚毁宜築壇於野皇帝向東哭然後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遽奏改之中旨嘆重宣勞焉先是御史大夫嚴

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郢潛奉九
廟神主於私第至至德三年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
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廣德初代宗自陜將
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
相元載謂真卿曰用舍在相不言者何罪朝廷事豈禁
公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於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
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黄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於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決六十削一任官彍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敘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極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别勑處分京兆尹

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刺史陵令姜閲為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為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郡州司户陵丞李咸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科責

光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致巡幸主司宗祏迫以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勑命委

所司參詳典禮修奉詔從之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為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舒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迎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别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

廳權充今廟其廳五間伏縁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
隘狹請更接續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向之所其
三太后即於監内取西南屋三間為三王室告享之所
詔從之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
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别廟三室神主縁室法
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為盜所刦三年二月
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宫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
皇帝還宫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毁神主失墜請準例修

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宫災三日哭傳曰新宫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毁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毁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毁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

列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準宗廟致敬虔誠祼享而三年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登鉶各宜别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

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已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

月八日勑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于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勑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于見任齋郎中揀擇有德行諳嫺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

廚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寳十載正月十日赦文廟者貌也取象存焉是禮由情起因心則感太廟宜制内官以備嚴奉仍于廟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恩無忘事生之禮宜於舊中宗廟安置内官其室長停不須更補内官自肅宗尅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準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準格更置敕旨依貞元元年四月十三日敕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敕東都祠祭既停其郊

社齋郎不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準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麞鹿鶉兎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準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三載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在禮經膟膋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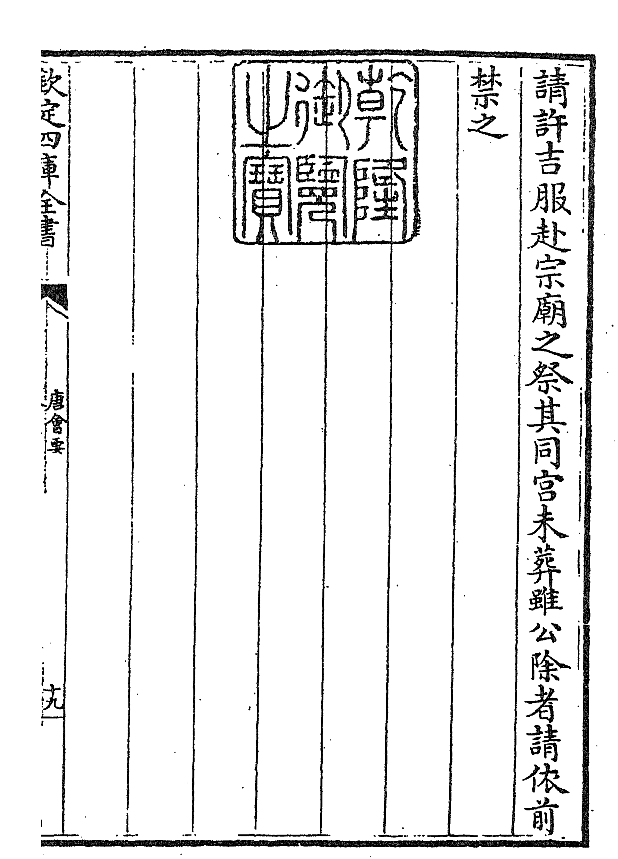
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九日勑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薦太廟每一室一牙盤內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洒埽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勑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壹盤先是尚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

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别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宫及太廟改為朝獻所由行事為薦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貞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準禮用祝板祭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重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


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宫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
禁之

乾隆御覽之寶

唐會要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楊培

唐會要卷十八

宋　王溥　撰

緣廟裁制下

貞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以赭黄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後卑不許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

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别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乆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职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

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馨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生人之食飲膳羞八珍異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吉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宴賔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

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褻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

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
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臣等曰
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
允當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
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禘祀烝嘗
禮凡五饗天寶末玄宗以尚食錢每朔望具常饌而令
宫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於
大祀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翺奏議曰國語曰王

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祀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已見皆託古聖之名以信其語故其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于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玄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

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
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園寢之奠
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
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
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
氣臭意也傳稱屈到嗜芰其疾名其室老而屬之曰祭
我必以芰及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
醢君子韙之言事祖考一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

盖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薦嘉醴齊敬修時饗以申追慕尚享此祝祠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

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

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高曾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祭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盖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其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常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是

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常果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際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酧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

王諲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諲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㫖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礿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墓祭韓臯議狀檢不獲 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諲狀以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臯

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太宗伯以三獻祼饗先王三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羞之膳夫難之揉以羶香雜以醎辛不具有司之享黷神明于媟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

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務豐潔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天寶之令行于一時而已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

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銷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采羣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敎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禮黷宗廟薦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之別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為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上辛祈穀於圜丘皆於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

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準禮依時刻三嚴又其時所設宮懸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鳴鼓吹至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捶一鼓為嚴三刻須捶二鼓為再嚴五刻須捶三鼓為三嚴往例儀注皆準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禮文不同又都不知準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旨務於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

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況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諠譁其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準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後不嚴及南郊迴於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人沿情或狥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于煩有司絫酌禮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

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莫脯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特異亦請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傳使亦停制可

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享準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

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輕重於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準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冀疎數有節合於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準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之日應攝

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兼嗣郡王擇
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廟攝祭公卿
準勅令先差僕射尚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然後次
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用人稍輕伏請
起今年冬季已後勒吏部準勅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
即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十五年六月勅今月
十二日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睿宗皇帝室
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李子

鴻監察使監察御史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款

狀勑宗廟之禮嚴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切方將升

祔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李子鴻專

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

既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

彥威罰兩月俸料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料仍削兩

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

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

祔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八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
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於第
九室設安神之奠而進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祔於祖
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令有
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定適屬宗正寺進
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睿宗御史博士職當省察不知
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路羣奏今月九日孟秋時享

太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準式於太廟致齋今於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太和二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議曰臣審詳孝字載在禮文儀本主于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禮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告故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

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鋭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理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

於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

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惟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與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

懿皇太后饗禮伏請宣下勑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太武帝追尊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璽綬歸藏何處徐邈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於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太子寶冊並隨神主于廟中安置勑旨宜依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稠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官請别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

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于是右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𡨋無其文周加太王季歷文王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乏之專遣奉迎時神主不合新造

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雖易代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配至極尤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

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已祔别廟正為得禮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别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止倦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職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訪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于長安門具禮舊

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歴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重題易主不書于策臣等以為即當告新謚於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縚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

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題乎追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謚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勑旨宜依

配饗功臣

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于廟庭禘享則不配後特令祫

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太常卿韋縚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於廟庭禘及時饗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人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貞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靜並天寶

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齡以子遺愛反停配享贈太尉鄭文貞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貞武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勅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蓨縣憲公高季輔贈司徒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譙國公桓彦範侍中平陽懿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崔玄

暐中書令尚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貞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貞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十月七日勑贈太尉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勑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勑

德宗廟二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勑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勑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黄裳贈太師裴度會

昌六年十月勑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愬會昌
六年十一月勑
蘊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勲讓協經綸功成締
構君臣義重終始禮崇生成帶礪之恩死陪嚴敬之
祀憲章三代垂範百王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肅宗
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統一旅初至靈
武人心尚揺裴冕于草創之中建大義以勸進肅宗
登宸極之後定物情於有君收募驍雄整備文物十

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定社稷計允天下心獨
處廟堂親承睿算蓋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洎乎隔年
苗太師方至論其前後較然可知詳以勲勞不言而
辯且裴晃贈太尉制詞云臨喪之儀不及于小殮從
享之禮將配于大烝敢徵前祠以裨闕典謂城佐命
蕭何首出於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于髙廟若以
苗太師從祀之後裴太尉乃薨則合同享廟庭豈不
雅符前例

雜録

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輕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及故周禮大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先儒皆以

大烝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右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右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曁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及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理未可易乃詔改令從禮秘書監顔師古議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于祫理則非宜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

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立升配禘之為祭自於本室廟主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于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為

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勲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茍非茂徳孰允盛儀贈太尉晃望重巖廊時為楨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股肱平心鼎餁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鈐神假雄武建中冦孽躬踐憂虞垂餌虎狼致威樽組刷宫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贈太尉秀實氣

全柔剛節固金石克渠僭逆摧蹶根萌矯命還師蹈及
決死紓阽危于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為時生用當
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
槩勲業藏于盟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隆不追盛烈如在
朕頃因郊祀安舉異常俾舉茂勲以配殷祭惟咸有一
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于將來式崇恩於既往晃宜配
饗肅宗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
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羞爰舉聿追配饗之儀贈

太師渾瑊鍾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
既著於先朝業宜光於後俏俾之從祀用表遺勲宜配
享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
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
有功臣配享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朔武功
英畧赫耀中興啟沃謀謨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
聞奏定名降下勑旨宜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兩

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以憲宗皇帝𤣥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荒既戮惠琳聯誅闢錡眷求良輔果集大勲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舉無遺事陛下宗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勲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公忠道弘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列名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盡付真誠懷顧慮者必得胥領俄

升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總叩頭間者程權來朝同揵就命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于是息瘡痏拉本根區宇無曠德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無所與讓即宜祇配聖德光揚大勲詳考功行無先於度勑旨朕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德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其月勑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

與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勑李愬有平蔡之
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勲勞最重宜以李愬
高崇文同配享憲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已來宰輔名跡在上
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勲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
恩制多令訪録將以興廢繼絶尊賢報功事歸奬勸義
主沈淪近日諸家自論頗衆史官曹闕合用者稀縱令
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制勑令搜訪

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使委磨勘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奬以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勑旨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勲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故自

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接樽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神因祭來況宗廟合祀之時元勲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竊見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微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畢襲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玄宗詣昭陵彷像見太宗立于神遊殿前及寢宮聞室中謦欬之音又于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如聞蹈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

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請自今已後勒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恩

唐會要卷十八